

廷共产主义革命领袖）很好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。在其作品中，他附和了恩格斯的情操：

“仇恨是斗争的要素--毫无怜悯的恨，能让一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，让他变成一台高效、毁灭性、冷酷、老谋深算、冰冷的杀戮机器--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。”

这正是魔鬼要对人类做的事。它大获成功了，和它一起的是众多声名狼藉的人类领袖。

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见证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：希特勒、艾希曼（Eichmann，纳粹头子）、门格勒（Mengele，纳粹头子）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安德罗波夫（Andropov，苏共总书记）、波尔布特（柬埔寨共产党（红色高棉）总书记）.....

马克思在《共产主义宣言》中写道：

“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。他们公开宣布：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.....”

历史上有过许多革命，每个革命都有一个目标。例如，美国革命为国家独立而战，法国革命是为了民主。

只有马克思明确表示，他的目标是“永远的革命”，为革命而实施恐怖主义和杀戮，除了癫狂突发的暴力之外，革命再无其它目标。这就是撒弹主义与普通人类罪行之间的区别。

#### 魔鬼附体的共产党官员

Solzhenitsyn 在其巨著《古拉格群岛》中揭示，苏联内务部长 Yagoda 的嗜好，就是脱光衣服，赤身裸体地射击耶稣和众圣的画像。他的两个同志也参与了这种行动。这是共产党高层举行的又一个撒弹教仪式。

为何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人，要射击耶稣这个无产者，或玛利亚这个穷女人的画像呢？

一些基督教五旬宗（Pentecostalism）信徒讲述了一件二战期间发生在俄国的事：他们的一位传教士曾为别人驱魔，那个魔鬼离开附身之人时，恐吓道：“我会报仇的。”

数年后，那位驱魔的五旬宗传教士因信仰而被枪决了。执行枪决的军官在扣扳机前说：“现在我们扯平了。”

共产党官员们是否有时被魔鬼附体了？他们是否成了撒弹的工具，去报复试图推翻恶魔王座的基督徒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西班牙内战期间，共产党杀了四千个天主教牧师。

著名的俄国东正教牧师 Dudko 报导，六名共产党员闯进了 Nicholas Tchardjov 神父的家，拔掉了他的头发，挖出了他的眼睛，在他身上砍了许多刀，再用一砣铁压住他，然后两枪将他射杀。

杀死政敌、发动战争、煽动革命，甚至大屠杀，这些证明了人类的罪。

但是，俄国共产党员们，在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“敌人”之后，又用暴力对付他们的伙伴，包括他们最显赫的同志、革命的首领们，都不能幸免。

这就是撒弹教的印记：它的革命不是为达到某一目标，而是为革命而革命，为杀而杀。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“永远的革命”。

成为罪犯或黑手党员是一项严重的人类罪行，而撒弹教的罪恶则远超过此，甚至突破了黑手党的底线。

Tomasso Buscetta 是西西里黑手党的代表。他做了警方的线人，透露了黑手党的罪行。他说：

“（黑手党认为）犯罪是必须而无可避免的，但它总要有理由。我们排斥无理的犯罪、为犯罪而犯罪、或只因个人冲动而犯罪。例如，我们排斥“株连”，不会谋杀目标身边的人，比如其妻子、儿女、亲戚等。”

撒弹教的罪行则属于另一体系。对于共产党来说，囚禁和折磨犯人的亲属，挑动人们父子互斗、骨肉相残，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
可见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普通的不道德的人类理念。它以恶魔的方式进行犯罪，其教义正是魔教。©（有删节）（Finder）

## 时事述评

作品从未出版，其中表达的放肆理念，并不象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。读了这些，我让我的秘书给莫斯科的马克思学院写信，以了解那位法国作家的话是不是真的。

我收到了回信。信中，马克思学院的副主任 M. Mitchellov 教授说，Camus 搞错了。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，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。他为此找了一个荒谬的籍口：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止了其其余各卷的出版发行。此信写于1980年，即大战结束25年之后，那时苏联的国家酒吧和渔房无疑都有很充足的资金。

#### 马克思的撒弹魔法仪式

美国人 Sergius Riis 将军曾是马克思的信徒。听闻马克思的死讯后，他颇为哀伤，因而去了伦敦，拜访他所景仰的导师的故居。马克思的家人已搬走，他唯一能见到的人是马克思的前女佣 Helen Demuth。她说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的惊人之语：

“他是一个敬畏‘神’的人。当他病重时，他独自在房间里，头上缠着带子，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。”

头上缠着带子，那似乎是正统犹太教徒在早晨祈祷时配带的护身符。但是，马克思早已受洗于基督教，他从未修习犹太教，而且后来还成了反对神的人。他写了多本反对宗教信仰的书，还把他所有子女都培养成了无神论者。那么，这个被无知女佣看作祈祷的仪式，究竟是什么呢？犹太教徒祈祷时，虽然头带护符，但通常不会在面前放一排蜡烛。这会不会是某种魔法仪式呢？

另一线索在马克思的儿子 Edgar 于1854年3月21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。此信开头就是惊人的一句“我亲爱的魔鬼”。一个儿子怎能用如此荒谬的方式称呼自己父亲？不过，撒弹教徒对他们所爱的人都是这样称呼的。难道连他儿子也入教了？

另一重要事实是，马克思之妻于1844年8月写信给他道：“你最后的牧师信，高级牧师兼灵魂持有者，请将和平与安宁赐予你可怜的羊群。”

在《共产主义宣言》中，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他想要消灭所有宗教，但他的妻子却称他为高级牧师和主教，是哪个教的牧师和主教？为何要给这个众所周知的无神论者写牧师信？那些信在何处？马克思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是尚未被探索的。

无疑，一些给马克思写传记的人已猜到马克思与魔鬼崇拜有关，但由于灵性知识不足，他们未能完全理解眼前的事实。不过，他们的证言还是很有趣的。

马克思主义者 Franz Mehring 在《卡尔·马克思》一书中写道：

“虽然卡尔·马克思的父亲在他儿子二十岁生日之后不久就死了，但他似乎已隐隐觉察到，他喜爱的儿子是魔鬼.....亨利·马克思不曾想到，他留给卡尔的丰厚遗产会有助于实现他所害怕的事。”

马克思在绝望中死去，就象所有撒弹教徒一样。1883年5月25日，他写信给恩格斯道：“生命是多么无意义和空虚，但又多么令人向往啊！”

有一个秘密是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的。列宁曾写道：“半个世纪之后，还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马克思。”

#### 马克思追随者的撒弹教信念

列宁的生命背后同样存在秘密。列宁的亲密朋友兼同事 Trotsky 著有《青年列宁》一书。书中写到，列宁十六岁时，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，向它吐口水，再将它踩在脚下，这是撒弹教中常见的仪式。

列宁曾就苏联的状况写道：“这个国家并非按我们的意愿运作。它是如何运作的？这辆车不听使唤。一个人在车轮上，看似在引领它，但车子并非奔向我们希望的方向。它遵照另一种力量的意志而行驶。”

那种神秘力量是什么，竟能取代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计划？他们是否为掌握某种力量而出卖了自己，到头来却发现这种力量远超他们的预料，并使他们绝望？

列宁在192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我希望我们被吊在发臭的绳子上。我一直希望如此，因为我们无

White，加入了 Southcott 的信徒们在 Chatham 城的组织。James White 曾在印度服务一段时间，然后回来并取得本地的领导权。他发展了 Joanna 的教义，使之带有共产主义的味道。

马克思较少公开谈论形而上之事，但我们可以从他交往的人那里，收集关于他观点的信息。他在“第一国际”的一名同事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Mikhail Bakunin，曾写道：“那邪恶之尊，就是撒弹对神的反叛，在此反叛中，人类的解放遍地开花，这就是革命。社会主义者标识自己身份的用语是：“以那位被错误对待的尊者的名义”。撒弹，永恒的反叛者，是第一个自由思想家和救世主，它使人因其卑劣的无知和顺从而羞耻；撒弹解放了人，在人的额头上盖上解放和人性的印记，使人反叛并吃了知识之果。”

Bakunin 不仅赞颂路斯弗，他还有具体的革命计划，不过，这计划并不会解救被剥削的穷人。他写道：

“在这革命中，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，以激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。我们的使命是摧毁，而不是教诲。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欲望。”

马克思和 Bakunin 一起建立了“第一国际”以支持这一计划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共产主义宣言》中说，无产阶级认为法律、道德、宗教信仰都是“资产阶级的偏见，这些偏见潜伏于背后，就象众多资产阶级趣味一样。”

Bakunin 又揭示，Proudhon，另一名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，同时也是马克思的朋友，同样崇拜撒弹。Hess 把马克思介绍了 Proudhon。Proudhon 的发型和胡子样式与马克思相似--这是19世纪的 Joanna Southcott 撒弹教会成员的典型特征。Proudhon 同样写了一些亵渎神明和召唤撒弹的作品。

德国著名诗人 Heinrich Heine 是马克思的又一位亲密朋友。此人也是一名撒弹崇拜者。他写道：“我呼唤魔鬼，于是它就来了，带着惊奇，我细察它的面孔；它不丑，也不残缺，它是个可爱、迷人的男子。”

“马克思对 Heinrich Heine 大为崇拜.....他们的关系温暖而真诚。”

马克思为何崇拜 Heine ？也许因为他的如下撒弹教思想吧：

“我有一个愿望.....我门前有一些美丽的树，若亲爱的神想让我全然快乐，祂应赐给我这样的欣喜：让我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死在这些树上。

怀着怜悯之心，在他们死后，我将宽恕他们对我做过的错事。是的，我们必须宽恕我们的敌人，但并非在他们被吊死之前。

我并不是报复狂。我可以爱我的敌人，但只有在他们遭受报复之后，我才能爱他们。那时我才能对他们敞开心扉。因为，未报仇之前，苦涩会留在人的心中。”

一个正直的人，会和有这样想法的人成为密友吗？

但马克思周围都是这样的人。Lunatcharski，一位曾任苏联教育部长的哲学家，在《社会主义与信仰》中写道：马克思抛弃了与神有关的一切，并把撒弹放到了行进中的无产阶级队伍之前。

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需要说明，那就是，马克思及其朋友，作为反对神明者，并非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无神论者。虽然马克思他们公开否认神明，但对于他们所憎恨的神的存在，他们从未怀疑过。

在《人之傲》（Human Pride）一诗中，马克思承认，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、改组、或革新世界，而是要毁灭世界，并以此为乐：

“带着轻蔑，我在世界的脸上，到处投掷我的臂铠，看着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，它的倒塌不能熄灭我的激情。那时，我要如神凯旋而行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。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，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。”

只有这些诗表现了马克思的撒弹教思想吗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马克思的手稿守护者们，对马克思的大量作品仍然保密。

在《革命者》一书中，Albert Camus 说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30卷

### · 2 · 2010年11月第64期

（上承第1版）
“我的所有教言皆已混杂，变成魔鬼般的混浊。

因此，任何人随便怎么想都可以。”

以下是摘自《关于黑格尔》的另一些诗句：

“因为我发现了最高的真理，又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的奥秘，

现在我如同神灵，我以黑暗为衣裳，就像“他”那样。”

在马克思的诗《苍白少女》中，他又写道：

“因此，我已失去天堂，我确知此事。我这曾经信仰上帝的灵魂，现已注定要下地狱。”

马克思早年对艺术有傲然的抱负，他的诗词、剧本，对于探索其内心世界相当重要；不过，由于他缺乏诗人天赋，这些作品始终没被采纳。在绘画和建筑学上的失败造就了希特勒；在戏剧上的失败造就了 Goebels；在哲学上的失败造就了 Rosenberg。

马克思是所有神明的死对头---一个以自己灵魂为代价，从黑暗之王那里买了一把剑的人。

马克思的女儿 Eleonora 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摩尔人与将军-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忆录》。她说，在她小时候，卡尔给她和她的姐妹们讲了许多故事。她特别喜欢的事与一个叫 Hans Rekle 的人有关。这个故事被连续讲了几个月，似乎永不完结。Hans Rekle 是一名巫师，他有一间玩偶商店，并有巨额负债。他是巫师，但他经常缺钱，因此，无论他是否情愿，他必须将那些可爱的玩偶一个接一个地卖给魔鬼。Eleonora 写道，这些冒险中的一些事颇为恐怖，简直令她汗毛倒竖。

Robert Payne 在其《马克思》一书中，通过引用 Eleonora 的话道出了详情：可怜 Rekle 巫师极不情愿卖掉他的玩偶，他总是把玩偶保留到最后一刻；然而，由于他与魔鬼有一个协定，他无法逃避。

这位传记作家评论道：“受惊之后，我们可以猜想，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，就是马克思的自传。他似乎意识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职责。”

马克思完成《Oulanem》和其它早期诗作时（在诗中马克思自己承认与魔鬼签了契约），他不仅没有社会主义理念，甚至还激烈反对之。那时他是一本德语杂志《Rheinische Zeitung》的主编，这本杂志“绝不容忍哪怕是纯理论的当前形式的共产主义，何况让它实践？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.....”

但在此之后，马克思遇见了 Moses Hess，此人在马克思一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，正是他把马克思导向了社会主义理念。

在给 B. Auerbasch 的一封信（1841）中，Hess 称马克思是“最伟大的，更可能是唯一的，当代哲学家.....马克思博士非常年轻（最多24岁），他将给予宗教和哲学终极打击。”可见，其首要目标是打击宗教，而不是实现社会主义。

马克思追求着一种帮助人类的理想，并认为宗教是实现此理想的障碍，所以他采取了反宗教的立场-----这只是个虚构的故事。实际上，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，而且不堪听闻上帝。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去实现撒弹理想的圈套而已。

####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去实现撒弹理想的圈套

马克思那时的另一个朋友 Georg Jung 于1841年更清楚地写道，马克思必将把神赶出天堂，而且还要控诉祂。

最后，马克思干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。

如果造物主不存在，那就没人给我们诫律，我们也无须为任何人负责了。马克思的宣言“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”确认了这一点。

在马克思的年代，男人通常会留胡子，但式样与马克思不同，而且不会留长发。马克思外形风格是 Joanna Southcott 的信徒的特征。Joanna Southcott 是一个撒弹教组织的女祭司，她自称能与恶魔 Shiloh 通灵。

她死于1814年，约60年后，一件奇事发生了：一名战士，James